数智时代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现状调查—以浙江省756份数据为例

王婕
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中国·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本研究以浙江省 756 名留守儿童为对象，考察其社会情感能力现状及人口学差异。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总体均值为 3.68，处于中等偏上，但“情绪调节”为明显短板；女生在开放、交往、任务、协作及总分上显著优于男生；各年级得分差异极显著，七年级全面占优，六年级任务能力和协作能力最弱，八年级交往能力最弱且情绪调节最低。建议重点关注情绪调节，针对六年级和八年级实施靶向干预，并构建家校社协同的情感支持网络。
关键词：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现状调查

A Survey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A Case Study Based on 756 Data Points from Zhejiang Province

Wang Jie
Faculty of Teacher Education, Lishui University, China Zhejiang Lishui 323000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mong 756 left-behind children in Zhejiang Provinc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mean score for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is 3.68, indicating a moderately high level, but emotional regulation remains a significant weakness. Girls outperformed boys significantly in openness, communication, task management, collaboration, and total scores. There were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cross grades: seventh graders performed best overall; sixth graders scored lowest in task management and collaboration; eighth graders had the weakest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the lowest emotional regul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focus particularly on emotional regulation, implement targeted interventions for sixth and eighth graders, and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emotional support network involving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Key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Current status survey

0 引言

近年来，通过培育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来促进每名学生形成一个健康完整的人格，让其学会社会关系等技能，减少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话题[1]。随着社会对学生的非认知技能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社会情感能力逐步成为衡量学生非认知技能进步的主要标准。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并且成为学生未来发展的成功条件。有相关研究表明：在个体生命早期的儿童阶段，其社会与情感能力可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多重环境进行习得[3]。但对于父母外出务工而造成亲子分离的留守儿童，其家庭归属感明显降低，社会与情感能力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4]。

不同学者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定义有不同的见解，主要分为三个流派：能力说、素养说和状态说[2]。“能力说”的概念最初由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学术、社交和情感学习联合会”（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以下简称 CASEL）提出。CASEL 将社会情感能力界定为：个体能够习得并恰当运用相关知识、态度与技能，以觉察和调节情绪、形成关怀他人的倾向、进行负责任的决策、构建良性人际关系，并灵活应对具有挑战性的情境[5]。同时“能力说”流派认为情绪调节、抑制控制、毅力等与社会情感能力相关的技能可以通过学习和教育来培养[6]。“素养说”流派将社会情感能力理解为个体从儿童到成人阶段所应具备的知识、态度与技能，这些素养有助于其觉察和调节情绪、设定并实现积极目标、表达并传递对他人的共情、建立并维系积极的人际

关系，以及作出负责任的选择[7]。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在生理倾向与环境作用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稳定思维习惯、情感与行为模式，是一种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学习获得的素养[2]。“状态说”强调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心理与情感的健康状态，它包含了积极与人交往能力、自尊和情绪稳定等方面的感受[7]。为了深入探究个体的社会情感能力，不同学者依据各自独特的标准，将其细分为二维、三维、四维、五维乃至六维的不同维度展开研究。其中 Nicholson 等认为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在社会互动和情感表达中所具备的能力[8]，依据这个角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在社会与情感能力研究中参照“大五人格”模型（Big Five Model），建立了包含任务能力、情绪控制、协作能力、交往能力与开放能力五个维度的社会情感能力测评框架[9]。

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留守儿童成为一类特殊群体；其形成根源于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一社会变迁。农村留守儿童工作得到了国家与政府的高度关注，一系列关爱政策随之出台，推动相关工作持续开展。从现实做法看，政府、社会和学校往往依托工会、妇联的送温暖与献爱心活动，并结合村委会定期走访、学校建档立卡等途径，为留守儿童提供关心与支持[10]，尽管如此，相关措施总体上仍停留在短期关爱层面，对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关注不够，专业化社会情感能力支持体系也尚未形成。本研究旨在了解掌握浙江省留守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状况，并根据现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此来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

1 调查设计与实施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通过纸质问卷线下收集数据。本研究选择三年级至九年级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为确保研究质量与数据可靠性，本研究采用团队协作方式开展问卷调查。在正式施测之前，课题组围绕问卷内容、施测流程与注意事项组织了统一的标准化培训。调查实施过程中，每班由两名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入班进行问卷发放，首先对问卷题目及填写要求进行统一讲解。若学生在填写过程中存在疑问，团队成员会当场予以解释，以确保每位参与者对问卷内容的理解保持一致，从而保障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为保护隐私，问卷采用匿名方式，所有参与者均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自愿参加。

1.2 调查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工具为《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调查问卷》。该问卷参考 OECD 设计的，以大五人格理论与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的社会情感能力测量框架[11]，包括协作能力、情绪调节、开放能力、任务能力、交往能力五大维度共 45 个测量题项。已有研究发现该问卷具有良好的跨文化性和跨年龄性[12]。本研究运用 SPSS 27.0 软件对数据展开统计处理。问卷基于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分值 1 至 5 依次代表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高分意味着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更优。此次调研共分发问卷 780 份，最终获取有效样本 756 份。信度检验显示，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达 0.98；协作、情绪调节、开放、任务及交往五个能力维度的 α 系数依次为 0.93、0.86、0.96、0.96 和 0.95。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1 人口学变量统计（N=756）

类别	细分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67	48.55%
	女	389	51.45%
年级	三年级	105	13.89%
	四年级	105	13.89%
	五年级	153	20.24%
	六年级	190	25.14%
	七年级	74	9.78%
	八年级	64	8.47%
	九年级	65	8.59%
父母工作情况	留守（父出）	379	50.13%
	留守（母出）	132	17.46%
	留守（双出）	245	32.41%

调查样本共 756 名留守儿童。从表 2.1 来看，性别结构基本均衡（男 367 人，48.55%；女 389 人，51.45%，）；年级分布上六年级最多（190 人，25.14%），初中七至九年级合计 203 人（26.84%）；父母外出类型以“仅父亲外出”为主（379 人，50.13%）。

表 2.2 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描述性统计（N=756）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交往能力	1	5	3.69	1.10
开放能力	1	5	3.54	1.03
任务能力	1	5	3.66	1.04
情绪调节	1	5	2.95	0.86
协作能力	1	5	3.68	1.02
总均值	1	5	3.68	1.08

从表 2.2 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总体均值 3.68，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交往能力（M=3.69）、协作能力（M=3.68）、任务能力（M=3.66）相对较好，开放能力（M=3.54）次之，情绪调节最低（M=2.95），说明留守儿童情绪调节方面发展较弱。

2.2 差异性分析

如表 2.3 所示，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在开放能力、交往能力、任务能力、协作能力及社会情感能力总分上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女生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p<0.05$）；而在情绪调节维度上，男女得分差异不显著（$t=0.785$，$p>0.05$）。

Welch ANOVA 检验结果如表 2.4 所示。结果表明不同年级留守儿童在社会情感能力的各因子及总分上均存在极显著差异（$P< 0.001$）。整体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波动趋势：具体而言，七年级在各维度和总均分上均达到峰值，表现最佳；而六年级与八年级则处于低谷，其中六年级的任务能力（M=3.46）、协作能力（M=3.49）及总均分最低，而八年级的交往能力（M=3.41）最低，同时情绪调节得分仅为 2.62。此外情绪调节维度在各年级间得分始终比较低。

3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揭示了浙江省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在年级分布上的非均衡性及情绪调节的普遍短板。从数据来看，留守儿童社会情感总均分及各维度在不同年级间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整体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波动趋势。具体而言，七年级在各维度及总分上均达到峰值，而六年级与八年级则深陷低谷。这一现象具有深刻的心理与教育背景：六年级处于“小升初”的关键节点，骤然增加的升学压力与学业负担可能导致其任务表现与协作能力受挫；八年级正处于青春期“心理断乳期”（即典型的“初二现象”），身心剧变与叛逆心理加剧，加之父母长期外出导致的家庭情感缓冲缺失，使得该阶段留守儿童的交往能力垫底，情绪调节得分更是跌至全样本最低（M=2.62）。相反，七年级由于刚步入初中，受“新起点效应”及学校新生适应性教育的影响，呈现出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与人际交往意愿。

此外，数据表明情绪调节是所有年级留守儿童跨越学段的“持续性短板”，其均值始终处于理论中值边缘甚至之下。父母外出务工造成的“情感缺位”，使得留守儿童在面临挫折时难以获得及时的安抚与示范，导致其情绪觉察与调节策略发展滞后，这一隐患在青春期身心剧变时尤为致命。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第一，聚焦关键节点，实施“靶向”心理干预。针对六年级，学校应弱化学业竞争，开展减压辅导与团队协作实践，助力初小平稳衔接；针对八年级，应建立心理危机预警机制，配备专业心理教师，通过同伴互助小组与情绪沙盘辅导，重点干预人际交往障碍与青春期情绪动荡。第二，补齐情感短板，开设专项社会情感课程。将情绪调节纳入常规课程体系，通过“情绪认知工作坊”“正念训练”及角色扮演，教导留守儿童正确识别、表达与宣泄情绪，弥补家庭教育中情感支持的缺失，提升其心理韧性。第三，强化家校社协同，提升“远程养育”质量。引导外出父母改变“重成绩、轻心理”的沟通误区，增加高频次的视频情感交流，提供高质量远程陪伴；学校班主任应建立留守儿童“一人一档”，特别是对八年级群体给予倾斜关注，充当其“替代性依恋对象”；同时，依托社区儿童之家引入专业社工，开展周末陪伴与团辅活动，构建多维社会支持网络，护航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健康发展。

表 2.3 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在性别上的差异（N=756）

因子	男生（N=367）	女生（N=389）	t	Cohen's d
	M ± SD	M ± SD		
开放能力	3.42 ± 1.05	3.65 ± 0.99	3.123**	0.23
交往能力	3.56 ± 1.17	3.81 ± 1.02	3.151**	0.23
任务能力	3.52 ± 1.12	3.79 ± 0.95	3.636***	0.27
协作能力	3.56 ± 1.09	3.80 ± 0.95	3.275***	0.24
情绪调节	2.92 ± 0.89	2.97 ± 0.84	0.785	0.06
社会情感能力总均值	3.53 ± 1.16	3.81 ± 0.97	3.548***	0.26

注：$p<0.05$, ** $p<0.01$, *** $p<0.001$，下同。

表 2.4 不同年级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各因子及总分的年级差异（N=756）

因子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F
协作能力	3.90 ± 0.84	3.59 ± 0.97	3.70 ± 1.01	3.49 ± 1.12	4.13 ± 0.89	3.56 ± 0.91	3.65 ± 1.19	5.415***
情绪调节	3.01 ± 0.87	2.86 ± 0.78	2.88 ± 0.80	2.91 ± 0.89	3.47 ± 1.08	2.62 ± 0.53	2.95 ± 0.87	6.782***
开放能力	3.72 ± 0.91	3.39 ± 0.88	3.53 ± 1.09	3.27 ± 0.99	4.10 ± 1.02	3.49 ± 0.96	3.71 ± 1.14	7.617***
任务能力	3.84 ± 0.85	3.55 ± 1.02	3.64 ± 1.03	3.46 ± 1.09	4.14 ± 1.04	3.56 ± 1.07	3.73 ± 1.10	4.664***
交往能力	3.94 ± 0.96	3.62 ± 1.02	3.72 ± 1.08	3.48 ± 1.16	4.12 ± 1.08	3.41 ± 1.08	3.73 ± 1.20	4.933***
社会情感能力总均值	3.96 ± 0.90	3.58 ± 0.94	3.67 ± 1.08	3.42 ± 1.14	4.14 ± 1.07	3.52 ± 1.02	3.75 ± 1.19	6.059***

注：由于方差齐性检验未通过，此处报告 Welch ANOVA 检验结果；*** $P < 0.001$。

参考文献：

[1] 刘志，黎佳，梁晨曦.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24,42(5):83-98.

[2] 郝毅，董艳，吴楠. 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研究的历程检视和实践展望——基于 2008—2023 年 63 篇期刊文献的分析[J]. 教育科学研究，2024(6):82-89.

[3] Coleman, J. S.（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S120.

[4] 曾琳琳. 支持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隐性课程研究[D]. 南宁师范大学，2022.

[5] 杨传利，毛亚庆，林丽珍. 侗族地区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以三江侗族自治县为例[J]. 民族教育研究，2019,30(1):91-99.

[6] Toh，W.，Kirschner，D. Developing social-emotional concepts for learning with video games[J]. Computers & Education，2023，194:104708.

[7] Coelho，V. A.，Sousa，V.，Marchante，M.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ies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teacher's version: Validation of a short form[J]. Psychological Reports，2016，119 (1): 221-236.

[8] Nicholson，J. M.，Lucas，N.，Berthelsen，D.，et al.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profiles in physical and developmental health from 0-7 years ：Australian national study[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2012，66(1): 81-87.

[9] 袁振国，黄忠敬，李婧娟等. 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报告[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21,39(09):1-32.

[10] 季诚钧，徐潇.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政策的演变逻辑[J]. 当代教育论坛，2024(01):26-33.

[11] 屈廖健，刘华聪. 能力测评转向：经合组织学生社会情感能力调查项目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2020,13(7):90-97.

[12] Tkankaras M, Suarez-Alvarez J. Assessmentframework of the OECD stud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9.

基金项目：丽水学院 2025 年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一般课题“智能技术赋能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监测及协同培育路径研究”（YKY25015)。

作者简介：王婕（2001.03-），女，汉族，浙江省金华市，大学本科，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小学生发展，家庭教育。